

豈徒風誼兼師友，屢共艱難識性情

長念鄭心雄

(本文插圖刊第8、29、30頁)

● 洪文湘 (現任國立台灣大學教授、考試院考試委員)

合作完成個案輔導

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九日上午六時十二分，執政黨故副祕書長兼陸工會主任鄭心雄先生走完了他燦爛輝煌的五十年歲月，離別塵世。

他沒有留下任何遺書，只有一卷錄音帶，短短數語後，即以微弱的聲音頻呼「中國國民黨萬歲！萬歲！萬萬歲！」

我接到心雄祕書的電話，是九日上午六時十分，與內子雪茵匆匆趕抵孫逸仙紀念醫院，已是六時三十分。一進病房，心雄夫人佩玉女士含著淚水說：「心雄已經走了。」我痛哭失聲，不能自己。但是想到他的後事還需要至親好友配合家屬去辦理，他的遺志還需要同志幹部攜手合作去完成，我趕緊擦乾了眼淚，重新把精神提振起來。

記得是六十四年九月吧！在季可渝兄的介紹下，認識了心雄。可渝是我師大附中同班六年最為知己的好友，時任財政部錢幣司司長，心雄則在台大心理系任教，而我甫接任台大商學系主任暨商學研究所所長，正為一件學生申請休學的案

件而困擾。

原來在商學系會計組二年級攻讀的一位女生，因為功課壓力沉重，不勝負荷，又因失去了負笈異邦的男友，精神頓受打擊，是以申請休學一年，以安心靜養，復學後則希望轉至銀行組就讀。我當時年輕氣盛，頗不能諒解，覺得會計沒有這麼難唸，失去男友也沒有這麼嚴重，因此不擬同意。但是經不住她家長一再要求，想到不如煩請心雄先為其作一次心理分析，再行定奪。

過了幾天，心雄電告我該生病情不輕，希望我儘量協助，妥為安慰。我接受了心雄的建議，與家長及學生懇談多次，最後答允她休學並轉組。我也獲知她的傷痛要從心理方面予以開導，而不是藥物所能治癒的。心雄曾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心理學博士，又持有美國心理分析師執照，請其定期為該生診治，再適當也不過。這樣持續一年，她終於康復返校讀書了。

我與心雄合作完成了此一個案輔導，內心都感到非常欣慰，而我們之間的誠摯友誼，也因此建立起來。

第三屆青年友好訪問團載譽歸國了，團員中

有台大商學系男女同學各一，向我抱怨：「其他

各校極為重視此行的成果，回國後校長都會召見嘉勉，惟獨台大沒有。」我說明台大學生人數眾多，校長難以一一照顧，何況台大一向採系主任制，不如由我代表學校當局出面歡宴，以示鼓勵。次週，我在再保大樓頂樓俱樂部請他們用餐，由於心雄曾任第一屆青訪團西團領隊，因此邀他作陪。席間大家暢談訪美趣事，賓主盡歡。餐後心雄提及日後如有機會，願意推薦我也帶團一次，以廣見聞。當時以為他不過順口說起，並未特別留意。

第一線上並肩工作

民國六十六年元月，心雄接任救國團總團部學校組組長，我也開始積極參與團部所舉辦的各項活動，並幫助他聯繫教授，照顧學生。我們併肩在青年工作的第一線上，為青年服務，都不再覺得愛國有心而報國無門。

每年冬令的歲寒三友會和暑期的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是救國團學生幹部最重要的訓練營隊，心雄親自駐會。我及其他五位輔導教授，也都一

同住在營地宿舍。心雄本有單獨的一間寢室，但却搬來與我們同住，而且總是睡在我的上舖，從無例外。夜間他會講故事或笑話給大家聽，使我們忘却了一天的緊張與疲勞。那種「剪燭西窗，更見朝霞」的情景，令我永誌難忘。

守信重諾朋友折服

民國六十七年教育部籌組第四屆青訪團赴美，並委託救國團承辦，心雄主動安排我擔任西團領隊。回想起兩年前輕鬆的一段對話，沒想到他始終不曾忘懷。守信重諾是心雄最大的優點，也是他最能使朋友折服的特質。

民國六十八年七月，高雄市改制為院轄市，心雄以學者從政，出任社會局首任局長。南下前他力薦我接任救國團學校組組長，但先父及先岳却希望我能再度赴美進修，然後返國在學術界繼續奉獻。心雄認為我曾留美五年，外界新知早有接觸，出國無需急於一時，不如暫兼團部工作，以資歷練。我考慮再三，終於向校方請辭系所行政職務，但保留專任教職而赴救國團義務服務。其後擔任總團部海外組組長、執政黨北區知識青年黨部書記長及中央青工會副主任，在業務上都與他息息相關。七十九年七月，第八屆考試委員遴選小組有意推薦我為候選人。瞻前顧後，正感躊躇之際，心雄力促我接受，於是辭卸黨務工作，在總統提名、監察院行使同意權後，改往考試院任職了。

回顧我的黨團生涯，前後十一載，開始於他的鼓勵，結束於他的指引。我與心雄「豈徒風誼

兼師友，屢共艱難識性情」，每到人生十字路口，總是信賴他的判斷，尊重他的意見。如今黨失楨幹，我喪益友，教我如何不感念他？

豪情壯志極為投緣

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十日，我到高雄訪視地方學校團務，也順便去看他，他希望我多留兩天，以便同遊南部名勝。我表示已預定第二天北返，因為十二日是我四十年生辰，必須與雙親及內子共度。心雄堅持要為我設宴祝賀，我不便拂逆他的美意，只好順其自然。十二日晚間，他約了幾位我們共同的好友，在澄清湖活動中心餐敘，還致贈金筆一對。次晨更親自開車送我赴小港機場，直到班機起飛後，方才離去。七十年十月三日，欣逢他四十華誕，我在天廚飯店為他祝壽，邀請了一些歲三友社研的輔導教授陪陪。七十九年，他滿四十九歲，我為他預賀五十大慶，席開一桌，都是學術教育界的老朋友。沒想到五十年生辰之時，他已病入膏肓了。「昨日曾是欲眠同白下，而今幾人攜手又天涯！」每念及此，令人不勝唏噓！

心雄每次就任新職，我都親往致賀，並贈盆景或煙具，這些都不是貴重的禮物，但他却一定陳設於辦公室內醒目之處。我去看望他時，他常打趣地說：「這是你送的，我不敢不擺出來。」其實我們情同手足，極為投緣，看到我的禮物，或許是慶幸有個知音吧！

心雄發表為高雄市黨部主委的前夕，我們在來來飯店咖啡廳小憩，問及他的感想，他說：「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他發表為海工會主任的凌晨，我們同去永和喝豆漿，他有感而言：「馬革裹屍死，以報黨國恩。」他這種豪情壯志與忠愛黨國的情操，使我無限景仰！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心雄幾次就任主管新職，都有意延攔我擔任副手，但是彼此商議良久，我都覺得與自己專長、志趣不合而婉謝。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都希望繼續保持如兄似弟般的親密友誼，而不願改變成長官幹部間的隸屬關係。不過有一次，他說即將出掌另一「重任」，由於工作過於艱辛困苦，務請我隨他同去。我未加思索就答允說：「健康誠可貴，悠閒價更高，倘為吾兄故，兩者皆可拋。」第二天他面告我事已過去，但是却沒有談到究係何種「重任」，我也一直沒有再去問他。

心雄對於工作太過投入，影響健康至鉅，於七十一年五月罹患肝癌，但是他依然抱持一貫樂觀進取的態度，力疾從公。我常引聖經中的話勸勉他：「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他無奈地答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閒適之中見真性情

我們在一起聊天，甚為投機合意。有次去板橋打高爾夫球，本欲打九個洞，結果玩了三十分鐘就去吃牛肉麵，却聊了整個下午。在劍潭打練習球亦復如此，不到一個小時就易地閒聊，把運

動的原意都變更了。

心雄喜愛詩詞歌賦，特別是白居易的「憶江南」，曾不只一次向我朗誦：「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又在家中懸掛了另一闕「憶江南」的書法：「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再重遊？」他對故國山河的懷念，由此可見。胡漢民先生詩中有云：「

風塵而外有懷抱，閒適之中見性真。」這不是心雄性格的最佳寫照嗎？

民國八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心雄自美療病返國，我本擬前往機場相迎，不巧適逢第八屆考試院正副院長及委員就職周年紀念餐會，因而未能前去。次日清晨，我尚在睡夢之中，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要我赴他家一行。數月未見，未料他已孱弱不堪，他把病情詳細地告訴了我，並表示已無復

懷戴仲甫先生

(本文插圖刊第2頁)

●孫 震 (國立台灣大學校長)

時光荏苒，仲甫先生逝世，忽焉已是十年，追懷先生畢生成就，尤其對臺灣大學之貢獻，感念良深。

先生為國際知名物理學家。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抗戰勝利，台灣光復。三十五年二月，政府急於重建臺灣高等教育，特委請先生自成都兼程至臺，協助接收「臺北帝大」。先生既至，先改「臺北帝大」為「國立臺灣大學」，並暫攝校務。其後，又膺任臺灣大學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再兼教務長。兩年之間，不但創製臺灣大學的「學則」，使學校教務工作有可依循，並在物理系成立第一個原子核研究室，樹立臺灣原子物理研究之里程碑。自民國三十五年至五十一年十七年之

間，先生一直為臺大、為臺大物理系盡心盡力，也為臺大物理系及整個臺大校務奠定紮實穩固之基礎。在此基礎上，臺灣大學在其後三十年始能逐漸發展、茁壯，而終有今日之規模。個人承乏臺大校務七年有餘，對臺大校務之龐大繁冗，體會至深，因知若無前輩師長當初之苦心擘畫，則校務之冗雜又不知將多少倍於目前，推其淵源，豈非先生之功耶！

先生有言云：「唯其樸實無華，方能刻苦成功」，此正先生人格志業之寫照，先生之有功於臺大，有貢獻於學術，有名於國際物理學界，亦是此一精神之表現。前輩風範，永為後學楷模，謹略抒所感，申其崇敬之忱！

原希望。我說吉人天相，必會有奇蹟出現。他搖搖頭，嘆了口氣，未再多語。我倆相對哭泣，淚落如雨。

過了幾天，再去看他，剛好兩位公子都在，他告訴有為：「你未來的讀書計畫要多請教洪叔叔。」又告訴有成：「以後你要多聽洪乾爹的話。」因為十年前，他已將有成認了我做乾爹。

夢中感應最後一面

心雄臨終前一週，再度電邀我去他家。談及在夢中感應到上帝的存在，並願意接受耶穌做他的救主。我為他祈求禱告，感謝主已賜救恩予他，然後將聖經詩篇第二十三篇讀給他聽：「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正巧他的床前桌上有信紙一張，上面也是這段經文，是他大姐用英文寫的。佩玉隨即朗讀一遍，我們均受感動，如沐主恩。心雄說：「我臥病數月，多虧佩玉照料，辛苦她了。」這是他生前我們最後一次的晤面。

「雲龍相逐當年事，風雨不時斯世憂。」心雄與我，三代世誼，論交十六載。每念昔日種種，同遊共讀，彷彿如昨。心雄講義氣，重感情，至交好友遍及海內外，不知凡幾。如今英年早逝，我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好伙伴、好同志，能不哀傷？

但是他十年來不屈不撓與病魔奮戰的意志，與一生無我無私、為黨國奉獻犧牲的精神，將永遠銘記我們的心版，常駐我們的心田！